

以盐易马、以茶易马是中国古代随生产发展与生活需要诞生的重要边贸。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此消彼长,交替更叠,边境贸易也经历时衰时兴的诸多变迁。



明清边塞九镇之一的榆林镇北台



镇北台下盐马互市遗址

元代蒙古统一中原,天下一家,以盐易马、以茶易马成为官家倡导的商贸活动。但到了明代,历史上的问题重新出现,退守草原的蒙古残部又时常南下劫掠。只好被动防御,有明一代大修长城,留下“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古语。这样又引发滥征民力,耗费财资,制造新的矛盾。再是对小股敌人进犯,长城尚起作用,但不能阻止敌军大规模进攻,最多是蒙古骑兵在劫掠得手由于有长城不能马上逃离,被明军追上打过几次平手,或者是夺回被抢的部分物资。

边贸。可是双方敌对多年,恩怨难以化解,蒙古使臣几次都被杀掉,引发蒙古骑兵南下,攻陷古北口,再次围攻北京城,并在京畿河北一带大肆烧杀。痛定思痛,明朝君臣这才认真比较利害,终于在1570年正式签定“互市”条约,即“隆庆议和”。开展以“茶马互市”“盐马互市”为主的边境贸易。中央政府则专设盐马司、茶马司,配备熟悉情况的官员和通晓胡语的翻译担任通司

### 交通史话

## 盐马古道变迁

王蓬

来加强管理。结果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省费什七”。边贸的展开,拉动了双方经济,著名的“晋商”就是起始于这次息兵戈而兴边贸中获得机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陕北“三边”除了产食盐,还有畜牧之利。相邻的内蒙、宁夏、甘肃也都是畜牧重镇。“隆庆议和”也给古老的盐马古道带来机

和繁荣。据榆林方志记载仅是三边就有近十万边民参与驮盐贩马,驮盐贩茶的马帮驮队,使蒙古、陇右、宁夏的畜产毛皮集中于三边,形成兴旺发达的食盐、毛皮、茶叶、粮食市场。一批地处要路,沟通四方的集市,如新安营、靖边营、安边营成为“常市”。交易量和交易品种不断提升扩大。定边的砖井堡、定边堡、柳树涧堡、盐场堡,靖边的宁塞堡、镇罗堡、龙州堡等早年间均是戍边要塞,是明王朝边防九镇之一的榆林镇北堡下属的驻军之地。由于“隆庆议和”息兵戈而开边市,早年驻军需求以及一些退役士兵捷足先登投入商贸,使这些军事要地无一例外地成为盐马、茶马、布马、粮马的交易之地,最终都发展为经贸市场。靖边的宁条梁镇,定边的安边镇都因食盐与毛皮的汇聚吸引了山西、河北、内蒙、山东、天津的富商驮队,形成“客商辐辏,民达十万”的商贸中心。甚至产生了民谣:“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完的安边城”。

这种繁盛一直延续至清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这时三边年产量达67440石,盐马古道也四通八达,沿途均有客栈提供人马食宿,供销两旺,几乎可以供应陕甘宁边区及平凉、庆阳两府乃至远销关中、宝鸡、汉中等地。左宗棠亦把盐利充为军饷,为日后收复新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观之以“盐马互市”为主的盐马古道可以起到外交抚边民,内充实军力,活跃边贸的多重效果。这和今天抓出口贸易一样是能够促使边贸上规模、上档次、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所以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代所延续。清代学者魏源评价:“隆庆议和”不仅平息明五十年之烽火,还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功莫大焉。

### 诗意人生



夏日行板(组诗) 李军

#### 立夏

夏是象形字,表示堂堂正正的人。我始终觉得,夏,就是朝气蓬勃的青年。而立,不同于一般的开始,如建筑物一样竖起来,这一立,就挺起了脊梁,彰显着责任和担当。如果,花是春的“花旦”,那树,就是夏的“主角”,苍翠与青绿重叠,希望与梦想飞扬……

#### 小满

“满招损,谦受益”所以小满,满而不盈,盈而不溢。像乡村小学生手捧书本,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在“快快长大”的期盼中摇晃。像少年渴望爱情,蓄在眼眶的春水,星空下,熠熠生辉。像老农对粮食的挚爱,早已磨好那把曾经的镰刀,只等“快黄快割”的鸣叫声响起。瓜果次第丰盈,谷物逐渐成熟;满而不盈,盈而不溢,一切刚刚好。

#### 芒种

这个节气,就是抢抓抢种,就是为麦子进仓,谷物下种,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汗水流淌,笑容亦飞扬,忙里偷闲,为欢蹦乱跳的小儿蒸一些“花馍”,为辛苦劳作的长者斟一碗寿面,新麦磨成的面粉,在巧手的小妇人手中,变幻出无穷的花样。在城市里奔波流浪,在瓜果蔬菜里惆怅,再魂牵梦绕,也只能梦回家乡……

#### 夏至

在声声鸟鸣中,与水之谐,长成一朵荷。纤姿轻展,扬起一场温婉的梦。“东边日出西边雨”细雨里,拾起遗落在前世的沧桑。青青裙裾,随风舞蹈,在隔世的回眸中,婉转成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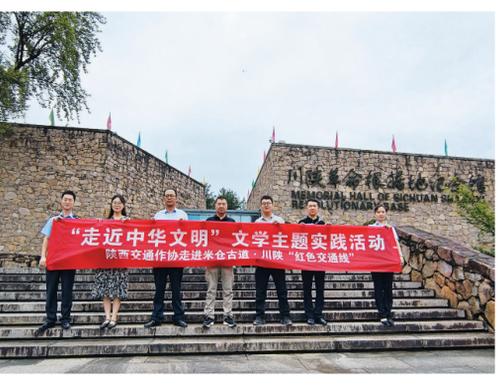
#### 小暑

说到小,就想到小巧玲珑,想到小鸟依人。但因为暑,便有热感迎面而来。雨则将热烈,风也逐渐狂烈,空气里热浪一浪赶着一浪。终究是小暑,是试探也是考验。毕竟是棒小伙,不立于危墙之下,慕鱼,就在水中游戏,慕飞鸟,就在空中飞翔,自在,自由,率性,任性。

#### 大暑

如小说的高潮,戏剧的白热化,歌曲的最高音,这一日,便是夏的极致。夏练三伏,也寻幽探胜,找寻石头曾经的爱恋,找寻飞鸟隐藏的誓言。于是,我的兄弟姊妹,以诗为剑,剑刺苍穹,以画为梦,路在脚下,挥汗如雨,将自己绽放成如火的花朵。(作者供职于南商公路段)

### 文化快讯



## 陕西交通作协开展“走近中华文明”文学主题实践活动

陕交讯 按照省作协统一安排,日前,陕西交通作协组织会员开展“走近中华文明”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会员们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和王蓬文学馆,聆听红色故事,了解栈道历史;沿南郑至南江公路和汉中至通江公路,探访米仓古道遗迹,探寻古代交通文明。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的武志平,作为“密使”从汉中经米仓道到达四川通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促成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以“互不侵犯”为主要内容的“汉中密约”。随后,武志平在中共陕南特委协助下,依托米仓道建立了由汉南通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交通线,护送革命骨干进入苏区,将粮食、药品、地图等重要物资及情报送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道变通途,群山展新颜。曾经的米仓古道,已被244国道南(郑)南(江)公路、220省道汉(中)通(江)公路和银(川)昆(明)高速取代,翻越米仓山的道路不再艰险难行。随着众多乡间公路、农村公路、旅游公路的修通、连通,米仓山区的路网也得到进一步加密和完善。尤其是汉通路,因红军由此经过、曾是重要的红色交通线,而被称作红军路,沿途红色故事较多,古道遗迹不少,已成为一条旅游休闲、探秘体验的打卡路线。南南路经过多年的“美丽公路”打造,沿途产业发展迅速,风景秀丽宜人,并有多处观景台、旅游点,已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观光路、旅游路、致富路。

参加采风的会员纷纷表示,作为青年一代交通人,将牢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为建设交通强国而努力奋斗!作为交通文学创作者,将深挖古道文化,坚持文学写作,用文学作品展示古代交通文明,用手中的笔讴歌新时代交通发展!

文/图 云村 江涛

### 缅怀英烈 学习劳模 不忘初心 再立新功

胡景铎在饱经多年磨难之后终于出来工作的消息,在1972年秋天成为陕西交通系统工人群众中间奔走相告的一件大事。这年10月,胡景铎以交通厅顾问的身份,在商洛主持召开全省交通运输企业(修理厂)管理现场经验交流会。会议地点设在商洛运输公司大食堂。当他在大会开幕式上甫一出现,参加会议的300多名代表和工作人员顿时全场起立鼓掌,热烈的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在胡景铎主持下,会议采取“听、看、议、找、订”等办法,将大会和小会相结合,将会内和会外相结合,几天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与会代表情绪高涨。在闭幕式上胡景铎做了热情洋溢的总结讲话。听说老厅长讲话,商洛运输公司、大修厂等几家单位的职工争先恐后涌到会场,本来300人的会议一下子开成了3000多人的大会,职工家属闻讯也纷纷赶来听他讲话,商洛运输公司的大食堂内外一霎时人山人海。

时,广泛发动省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解放军驻陕部队的车辆及人员大力支持。指挥部先后两次从西安、咸阳、渭南、商洛、汉中五个地区运输公司以及厂矿企业、学校等单位调集驾驶员350名、修理工280名,并将中央拨来的260辆新车编成四个车队,全部投入灾粮运输,与此同时,在后方积极组织省革委会所属厅局19个系统和西安、宝鸡、咸阳等地汽车进行短途盘运。截至当年10月底,如期完成了20万吨灾粮的运输工作。据《陕西公路运输史》记载:“任务完成后,副总指挥胡景铎、高鸿飞分别到灾区各地同地方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感谢地方的大力配合,地方也感谢全省的支援。”

公司的客车停放场分散在市内不同的地方,各家自成体系,旅客乘车十分不便,特别是远途需要乘坐火车的旅客,来回大车倒小车厢费周折,组建一个综合性的客运站以解决客运难的问题日益紧迫。1973年,胡景铎得知咸阳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拟自筹50万元扩建西安吉祥门汽车站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担任省运输局副局长何日华、当时在咸阳地区运输公司工作的安进之商谈,决定借此机会联合商洛、渭南、安康等地区运输公司共同投资,在西安筹建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的客运站。此项提议很快得到了省经委、省计委、省建委以及咸阳等运输公司的同意,省计委将此列入基建计划,决定由咸阳、商洛两公司各出资40万元,渭南、安康两公司各出资30万元,共计140万元,以此作为自筹资金立项,在西安共同筹建一个日发客车150个班次,建筑面积1.3万余平方米的综合汽车站。胡景铎毛遂自荐担任了西安汽车站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咸阳等四个运输公司各有一人担任副组长。据时在筹建领导小组工作的杨巨盛回忆:“西安汽车站的建设,和胡厅长有很大关系。当时,车站小,很分散,很凌乱。他力主改变汽车站,但是没有钱。他找咸阳、渭南、商洛等运输公司领导开会,要他们出钱,集中建设。”

部分钢材。曾担任过省运输局局长、时任省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的刘仲英听说西安汽车站要上马,高兴地给胡景铎派了一位副院长和几名设计人员,在现场进行设计。据安进之回忆:“他四处奔波,调资金、借人员、选站址、组织设计。当时资金、材料非常困难,老厅长亲率干部上天津、北京等地找老首长请求支援,并向全体建站职工提出:‘不建好这个汽车站誓不罢休,车站建不好,谁也不能当逃兵。’建站职工在老厅长的亲自领导下,团结一致,干劲很大。司机到四川南坪山区拉木料,往返一次约2000公里,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一次路上受阻,十多个人一天一夜没有吃一点食物,但大家毫无怨言,有一位老司机还激动地说,在胡厅长的领导下,只要建成这个汽车站,哪怕是掉几斤肉他也心甘情愿。”

作者/夏蒙 王小强

## “这是建设的交响乐”

在20世纪50—70年代,运量大而持续时间较长的重点物资或救灾物资运输任务极为频繁。每次接到任务后,胡景铎在第一时间主持研究方案,合理部署运输力量,并亲临一线检查指导。据冯景光回忆:“因为运力不足,运输相当紧张,为了保证重点运输任务的完成,车辆调动相对频繁,他多次试用战争年代调兵遣将的办法研究运力部署。至今我还记得他那浑厚的声调:‘这些车靠过来,在这个机动位置上,机动灵活,可以避免被动。’”“大跃进”前后几年,每月在省政府黄楼会议室平衡月度运输计划安排,每次汇报时,他总是先介绍一下总的形势,然后让他其他助手们分别汇报运力部署、重点物资运输安排等情况。煤运紧张时,他经常住在铜川,有几次还蹲在公路边上,观察研究车辆运行情况。”

胡景铎带领筹建领导小组经过实地考察,决定在原解放门汽车站旧址建设西安汽车站。选定站址后,胡景铎开始四处奔波,诸如抽调人员、落实资金、购买材料、组织设计和施工等,一项一项解决,一件事一件事落实。车站筹建有许多现实难题,资金难落实、材料难到位、搬迁难开展,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困难比一个困难大得多。抽调来的干部难免有畏难,有的还想回原单位。胡景铎在筹建领导小组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咱们都是交通战线上的老同志,西安现有八九个汽车站,但没有一个像样的。解放都20多年了,我作为领导,对不起陕西父老。你们都是老交通,我想你们的心情和我一样,很内疚。现在好不容易开始筹建个像样的汽车站,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有的同志有情绪,畏难,可以理解,这些问题确实难以解决。干工作没有困难,没问题。那才叫奇怪。有问题,我们和你们一起来解决。别忘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把这个汽车站建好,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为陕西父老做了一件好事。人的一辈子能为人民做一件好事,那就是最痛快的事。我说的不是!”筹建领导小组的全体人员齐声回答:“是!”胡景铎接着说道:“既然是好事,就决心干到底!车站建不好,谁也不能走,谁走,谁就是逃兵。希望大家安下心来,把站建好。钢材困难,我上天津,找我们的老书记,杨城城的孩子杨拯民,他也是我的老乡,世交好友,他会支持我们的。”会后,胡景铎带领干部上天津找到杨拯民,协调解决了一大

在声声鸟鸣中,与水之谐,长成一朵荷。纤姿轻展,扬起一场温婉的梦。“东边日出西边雨”细雨里,拾起遗落在前世的沧桑。青青裙裾,随风舞蹈,在隔世的回眸中,婉转成歌。

说到小,就想到小巧玲珑,想到小鸟依人。但因为暑,便有热感迎面而来。雨则将热烈,风也逐渐狂烈,空气里热浪一浪赶着一浪。终究是小暑,是试探也是考验。毕竟是棒小伙,不立于危墙之下,慕鱼,就在水中游戏,慕飞鸟,就在空中飞翔,自在,自由,率性,任性。

如小说的高潮,戏剧的白热化,歌曲的最高音,这一日,便是夏的极致。夏练三伏,也寻幽探胜,找寻石头曾经的爱恋,找寻飞鸟隐藏的誓言。于是,我的兄弟姊妹,以诗为剑,剑刺苍穹,以画为梦,路在脚下,挥汗如雨,将自己绽放成如火的花朵。(作者供职于南商公路段)

胡景铎在讲话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身边的真实事例,形象生动地批判了“精神可以代替物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极“左”路线的恶劣影响,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科学技术的辩证关系,他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讲到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又从陕西的经济社会发展讲到怎样改变陕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落后面貌,他强调要加强企业管理,就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样才能下定决心把全省的交通运输搞上去,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先行官的作用,不辜负人民的希望和重托。他一边举例,一边讲述,从主席台上讲到主席台下,从大家的视线里讲到大家的眼跟前,他讲得生动实际,语重心长,大家也听得认真仔细,如醉如痴。胡景铎的总结讲话从早上8点多开始,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内容一再增加,时间一再延续,一直到下午两点多以后才不得不结束。胡景铎一口气在商洛会议上讲了六个多小时,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从那一天早上开始就已经成为陕西交通系统的传奇记忆,而工人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正是这一传奇记忆的温馨色彩。据胡景铎的长子胡希捷回忆:“我后来在省交通厅当副厅长,到商洛下乡,底下的老工人当我面说:‘你跟你父亲差远啦。’大家都记得他那一天一口气讲了六个小时的场景。”

1974年1月,为整合交通科研力量,省交通局向省革委会提出了将交通部西安公路研究所与陕西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合并的方案。11月,经交通部同意,省革委会公办公批同意了交通局的合并方案。省交通局成立了由胡景铎任组长的五人合并筹备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领导两所合并筹备与日常科研工作。筹备领导小组提出了合并后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方案,并确定合并后组建新的西安公路研究所。在当年年底完成了两所合并工作,到1976年1月,新的西安公路研究所正式成立了党总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交通科研资源的一次大规模整合,为此后陕西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与技术支持。合并期间,胡景铎和筹备领导小组还组织科研工作者进行了挖孔桩式墩台配双曲拱桥研究、渣油路面研究、柔性路面设计方法研究、桩柱式墩台配双曲拱的合理形式及计算方法、低合金钢在预应力桥梁上应用以及综合节油等课题研究。

从1973年到1977年,主持筹建西安汽车站是摆在胡景铎面前最难也是任务量最大的一项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安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长途汽车站,不同地区的运输

如小说的高潮,戏剧的白热化,歌曲的最高音,这一日,便是夏的极致。夏练三伏,也寻幽探胜,找寻石头曾经的爱恋,找寻飞鸟隐藏的誓言。于是,我的兄弟姊妹,以诗为剑,剑刺苍穹,以画为梦,路在脚下,挥汗如雨,将自己绽放成如火的花朵。(作者供职于南商公路段)

如小说的高潮,戏剧的白热化,歌曲的最高音,这一日,便是夏的极致。夏练三伏,也寻幽探胜,找寻石头曾经的爱恋,找寻飞鸟隐藏的誓言。于是,我的兄弟姊妹,以诗为剑,剑刺苍穹,以画为梦,路在脚下,挥汗如雨,将自己绽放成如火的花朵。(作者供职于南商公路段)